破阵乐·战疫中的蒙古马

□赵文亮

铁蹄踏过，雄风卷起，戈壁轩旷。冲破烟尘滚滚，向险恶沙场奔放。鸣作龙吟，环球响彻，凯歌嘹亮。藐严寒、酷暑从容去，纵征途艰险，昂然开创。骏骥精神，汗青敬重，中华崇尚。

骁壮。社稷弘扬，炎黄奋发，奔掣电，腾挟浪。气贯长虹坚守住，使命勇担肩上。蓝图宏，鹏程远，豪情万丈。一往无前丰采，梦想辉煌，家园锦绣，红旗高举，不忘驰骋初心，凯旋在望。

蒙古马之恋

□燕南飞

1

面对灾难，恪守一片草原
一条血脉从它的身体穿过。请收下这咆哮，蹄语
和骨头的折断声
让一截光阴进退两难，一部册页
从一场瘟疫开始
也会在一场瘟疫的覆灭中落幕
一言难尽
如一匹匹骏马突出重围。闯入生命的禁地中去
如此刻的逆行者——
你会知晓，冲锋陷阵者
必有一身好武艺
直到一条又一条生命，被伸手牵回

2

胸腔里装不住对一截光阴的渴望
山脊，河流，以及牧场和故道，设下十面埋伏
等它入网
——唯一能让我臣服的，就是你额头
被岁月刻下的伤
唯一能让我疼痛的，是你脸颊上
被勒出的一道道渴望
你，要么等我踏碎光阴时，替我拦一拦啜泣和猛兽
要么就去马鞍上，取下一壶好酒
咱说一说拯救
和跋涉

3

每一次逆行都是越狱
那一根肋骨，被它依次敲痛
肺，是胸腔中埋伏的一颗种子
反复枯萎和盛开
我记得回家的路：月亮离家
夜夜在一匹马的脊背上打坐。它
与一座村庄相爱
与一座城市相爱
与一根鞭子，一根木桩，一副马鞍
一片草原
相爱
像爱一把手术刀那样，爱
它用长嘶向自己致敬——
我，穷尽一生
也不会辜负汹涌的时光和黄土
哪怕倒下
那一小片泥土上，也会有渴望
在生死线上疯长

4

它，与落日，与死神
争分夺秒
悲壮，是用生命，将另一条生命
一步一步领回
它认得每一张脸，都写满留恋
脊背上载着一个村庄
一条路的寂寞，沉闷而孤绝

5

试图在一条路上找回身世
从每一粒沙子中逼出讯息：你这汹涌的生，磅礴的死
还有尘埃中仆倒的身影
——喊过了，就不会放弃
大地会收留我们，如同收留吱嘎吱嘎的夜色
像一匹老马
负重，前行，并乐此不疲
将你的悲伤送走。挥手不是诀别
那蹄声，也是忧伤的
将一根缰绳的渴望带走，走着走着
就回到故乡了

6

夜，很快
就吞没了一切
每一双眼睛都深不可测。啜饮
生命的味道
前世
我们也许见过，或者错过
“在黑暗中
我们共用一个他乡。我们
都是彼此的孩子”
每一匹马踏过的地方
就会有一粒汉字落脚。想必是难舍这尘世
就顺着月色，一节一节拔高
它们一定要找到能让凶手折戟的药方
哦，我们的沙场，是一万年也杀不死的故乡

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

居山

□北川

天地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倒感觉到了一种坦然，似乎不久前写过的《车行乡间》有了明证，适中的静给出时间，人们会想得深些，这远就是一种考量，一种反问吧。

我生活在一座山脚下，一条通阔的大路从眼前穿行，这一静一动之间，构成了我往返旅途的一段生活，每天，我望着突厥眺望的群山，隆起在或晴或阴下的山峦似乎也静默无语地看着我，一段段对话构成心思，穿梭在来往回复的车流当中，关于动与静，关于守与成，关于黎明与黑暗，种种迹象，表明山的存在，山的沉着，还有我对静默如山性格的养成。

一

这派山峦居列于版图上的北端，从地理上讲是国家最北端的一道分水岭，从历史上讲，他成就了北方民族不屈的个性，争夺与被争夺、抗争与不屈。阴山山脉，在版图上观瞻只有下笔的那么一抹，简单、粗略，但读过另一半中国史的人都会知道，阴山下曾经演绎出多少英雄悲壮的故事啊。

我在儿时无数次地路经这条山脉一段的脚下，汇聚在山脚下的碎石块，阻碍了我稚嫩的腿脚，孰不知正是这些破碎的石头，成就了钢轨的路基，石门水库的基座。曾经的美岱召车站是土默川山脚下的一派繁盛之地，耀眼去处，横亘于山脚下的铁轨锃明发亮地透显着耀人的光泽，每当一列满载旅客的蒸汽机车停靠下来，大喘着粗气，车头吐着浓白色的气体更显“前进”或是“东方红”车体的黝黑透亮，小小的我被这气吞山河震撼住了，也在内心深处永远地记住了山脚下这座与时光岁月比肩挺立的票房车站，每一列雄浑昂然的蒸汽机车，它带给我生命力，前行的动力。多少次，我是被成人的兄长或叔伯将我抬举进拥挤不堪的绿皮车厢里，我睁大没有一丝一毫恐惧感的眼睛，记录着每一时刻山脚下等车、坐车的瞬间，那个时刻，高峭的大青山也许在注视着我，注视着车站每个时刻发生的一切，它高大神奇地静默，忽略了车站这一小小的“剧烈”。火车开走了，车站安静了喧闹，余下的就是青山脚下经常有的静默，远处不时传来低沉悲壮的车的嘶鸣，大地在微微地抖动着。

至今关于这座渐行渐远的三等车站，我记忆里抹不掉有过这样的记忆留存，就以时间顺序把它记载出来吧。

也就是我未到读书的年龄，我的姥爷携我乘火车从乡下返回父母的家，在车站站房里，攥着硬质车票的我望着穿梭往来的旅者，异常激动地等待着火车隆隆进站的那个时刻。出行时刻，大人们在小孩子眼中是亲近可依赖的。姥爷在站房中央那个至今再也见不到的特大火炉上翻烤买回来的两只混糖饼子，之后，烤焦的饼子成为我远行不能释怀的美味，而已经化作焦土满目皱纹，我亲近的乡土姥爷，成为永恒的车站记忆。

另一件事悲伤至今。食物匮乏的童年时代我被母亲寄养在黄河岸边的姨姨家中，村子里不多的牲口经常往复于乡间和大青山下拉脚，为村子拉石头挣工分。那匹驾辕的黑骡子有强健的脚力，还总是有一丝不被人察觉的眼角悲伤。也许它知晓不远来临的不幸，一天踏出冬日村口的那一瞬间，它少有的犹豫了，不肯卖力前行，被急躁的车把式悠出了生痛的几鞭子，鞭的响声在凛冽的冬日里飘进屋子，惊得众人探出脑袋向外张望着，几天以后，村民每户分到五斤骡子肉，就是那匹拉石头的黑骡子死去了的身体，它不幸被山上滚落下的石块击中死掉了。关于生灵和山上的石头，听老人们说，就不应打扰山神，但骡子是无辜不幸的，忘记了骡子肉是怎么被村里人吃掉的，只知道后来村子还是穷困如初。

二

山河总是相伴而生，坐落在毛其赖黄河岸边的青山与河流相距近在咫尺。一边是平湍宽阔的河面，像一枚长镜镶嵌其中，背南，凸峭的岩石山怪峭如林，每一块石头都争前恐后地张望着山脚下这方看似平静的土地。东兴车站早年也算是繁忙。冬日里天起得迟缓，我们几个孩子早就被父母唤醒，穿上了厚重笨迟的棉衣棉裤，村子里进城拉运输的大拖拉机早早地要回乡下，顺便将我们几个捎带回村里。那时刻的叔伯二哥是壮实的年轻人，笑眯眯的两弯眼睛总是打着瞌睡，不及做驾驶员的村支书儿子睿智。漆黑的晨漆黑的路，小孩子们坐在高大的拖拉机驾驶室里取暖，大人们竖起衣领领子或蹲或站在车斗子里，寒风凛冽。车行进了几乎一个上午，在毛其赖停了下来，拖拉机再没有了从前震耳欲聋“突突突”的怪声，车子坏了。这台村子里最值钱的宝贝经常抛锚，大人们悄无声息的开始登上爬下修理驾驶机器，我们几个被抱出驾驶室，看来是一天都不能修理好车子，只好由二哥带着我们奔向就近的东兴车站赶火车了。消息不发达的时代赶车住店只能碰运气，更何况我们都是乡下人，我不记得我们几个待了多久，都吃没吃东西，总之那个冬日的白天寒冷得出奇，寒气从脚底、腰身和脖颈处钻入进来，小身子几乎冻僵硬了。我只记得东兴车站背后这凸峭的山体，像是垂直地压了下来，将阴冷与黑暗泼洒下来，将车站仅有的一丝温暖挤压出去，而对面反光的河的冰面更具寒气逼人，落井下石般抛弃了阳光，反射阴寒。十几年后，我每每乘车路经东兴车站的时候，都要回首张望这峰峭立的山峦，遥想着当年孩提时代经历过的这一幕“悲壮”，反而倒有了忘怀不了的独有真情。是啊，这山峰与山峰之间，恰有一方沟口，向南流淌的溪沟也恰是冬日的北风口，这地方怎能不冷呢。在糖厂工作的1996年，当年的企业家李如刚不幸去世，我作为蹲点笔者抒写他的事迹要长时间在这方山脚下驻足，每当夕阳西下，我都情不自禁地在河边徘徊上一阵子，向北张望着北方山峦，然后径直难涩地朝它走过去，每天都像是与它对话，回忆曾经过往的每一段经历。朝上有一段缓坡，看似平缓，实际登援起来还需要花费一些力量的，倘若你不用心地仰望它，脚下几乎是艰涩无比的。

时间久了，你感受这峭陡的山峦是稳健厚实的。如今这方山峦业已开辟出旅人景区，修葺了花谢亭楼，沿石阶可轻松自如的拾阶而上，还有铁制的扶手，援过更多的石台蜿蜒，登高眺望，九曲黄河映出水波的涟漪，刹那间有种居山一览小的豪迈与透彻。即便是在冬季，少有了逼人的寒气，更期待有撩人的皑皑白雪，有压松的雾凇，但未及想象的秀色参天了。而弱小无奈的当初，只有冷漠的冰冷与险峻，无以言欢，无言与对。因为你未曾有闲致的热情与耐心，与它称兄道弟，交往情感。你心中只有你赶路匆忙和无暇顾及，也鲜有一往情深的顾盼与闲暇逸致，对山而言它的存在是多余的，而水更别样于稀缺的物品与可食之材，只是多了一份负担与阻隔，冰冷的可憎也就以内心深处自然生长出来，当初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那时的景况是没有体味的经历和耐心。而今天我面对高耸入云的山峦，更多的是面对面的理解与对视，内心深处我已走进山峦里，走进这方山石的灵魂之处，懂得了它的静默执著，和它与这方平川，这注水流的不可缺失、长久守望，我的视野与它汇合贯通在一起了，我的内心早已成为它头顶上方的一方蓝天，一朵祥云。

三

早在五年前，我顺沿着枣沟，新生公路走进这方山峦的腹地，走进大山深处世居此处的农人山民家中。透淋过山川流淌下来的雨水，遍尝居家住户的饭食和饮水，我和这座千万年拥座的山地盘腿坐在一起，听惯了稀疏的山风，任凭山曲歌声嘹亮，还有山民衣怀里沁淌出的膻味，山的情怀与味道不仅流淌进我的鼻孔，山茶的沁香，还有大蒜的味道，山药、小米也成为少不缺失的生活佐料，山羊肉更是餐桌上缺失不掉的主食。

在山居方圆几百公里起伏土地上，沙石路演变成为油碾的柏油旅游公路，年轻的二代、三代山居民早已迁居山下的城里，逢年过节的时候，小轿车载着他们携儿带女往回于老辈世居的老屋，而不多的老屋业已改造成了现代架构的新式居屋，土屋、石屋按照规划业已摊平散落到原有的草被与泥土中，新的设计图纸描绘出标准如意的旅游社区、生态景观区、和新型产业园区。站在开阔平缓的山坡上，只觉得清爽如醉的山风顺着山谷而来，迎着风，有绿色植被枝繁叶茂，有灿烂如云的野花欣欣向荣。

待的愈久，我越感觉到，居山是必须有足够耐心与守成。如同一座山，座怀亿万年，它的心境少有人知晓，因为它将它的一切早已置之身外，交与周临的山川水土了。千年万年它无需交与人说，只有神灵会意，山风领受，世居的山人和千年古寺只是它的享用者了。

我敬畏山，我似乎已经懂得了这一点。

蚂蚁的家园

□邓文静

芽色的黄昏，一只黄蚂蚁探头探脑地钻出来，触角伏地，走一步，抬起头来看一眼，慢悠悠地向前爬。不远处，它发现了些许面包屑，急急折身回去，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不一会儿，一群蚂蚁钻了出来，它们排成一列纵队，没有推搡，没有拖拉，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面包屑前进。领头的应该是刚才探路的那只黄蚂蚁——在我眼里，它们长得都一样。那在它们眼里我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能确定的是，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就像我一样。它们的名字在它们的语言里，没有必要告诉我。

没有交头接耳，它们快速进行了分工。小面包屑，一只大蚂蚁扛在肩上就走；稍大些的面包屑，几只蚂蚁推着拉着，用头顶着走；最大的那块，八九只蚂蚁合力扛在背上，弯腰驮着走。它们距离蚁穴不过我伸开双臂的长度，也许天黑前能搬完。一阵风吹来，它们摇摇晃晃，后面的小个子蚂蚁站不稳摔倒在地，大面包屑掉下来正好砸在它身上。蚂蚁们停下来，也许有了一番指责和探讨，然后调整步伐继续上路。

最后钻出蚁穴的，是一只黑蚂蚁。这些钢筋水泥缝隙里讨生活的蚂蚁，一个个面黄肌瘦，唯独这只，黝黑发亮，个头是其他蚂蚁的两倍。它站在一边，冷眼看着自家兄弟费力地进进出出。我看不过去了，想着它这么强壮却不过来搭把手。我捏起黑蚂蚁，把它放在一个正在搬运面包屑的小蚂蚁身边，那个小蚂蚁拖着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食物，一个趔趄险些跌倒，它看得到的。它却不理，仿佛搭把手就会弄脏它的衣服，或许会有失身份。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用草棍扒拉它一下，它急了，转身朝蚁穴爬去；我把它揪回来，用脚挡着它的去路，它三五下就爬上我的鞋，翻过这座“小山”一路狂奔。

我恼火了，两个指头把它捏起来，平放在掌心。它晃了晃小脑袋，弹了弹腿，左看看，右瞧瞧，一个骨碌爬起来。看着这个我一个指头就能决定它命运的小不点，真想告诉它为什么我叫作“人”，而它叫作“蚂蚁”。再有几步，它就爬到我的手指肚了，然后就没有路了。可惜它好像没看见，自顾地走着自己的路。在爬到我的手指尖后，没掉下去，一个华丽地翻身，它顺着我的指甲盖往下爬。这下轮到我怔住了。它顺着我的身体爬下来，站在我面前，冷笑一声，快快而去。从它的眼神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的不屑。看着它的背影，我倏地想起它是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和恐龙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地球上统治了1亿6千万年的恐龙灭绝了，小得可怜的蚂蚁却活了下来。

经历千年万载的生命一定非凡，譬如蚂蚁。这些桀骜不驯的小东西，一旦它们掌握了核武器，世界也许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毁灭。贝尔特·荷尔多布勒说，所有蚂蚁的重量与所有人的大致相等。但在它们面前，我们的庞大不值一提。

我听见蚂蚁们的脚步声，在地上慢慢聚拢。我回过神来。此刻，眼前的这群蚂蚁，正在用一株庄稼的语言，来触摸土地、阳光和水。巨大浑圆的夕阳，一样地落在它们身上。天快黑了，蚂蚁们的食物也快搬运完了。我也该走了。就在这时，一只旁边窝穴的蚂蚁跑了出来，看到邻居收获颇丰，也想分一杯羹。它一步步走过来，在这只蚂蚁身上嗅嗅，在那只蚂蚁腿上蹭蹭，转身朝着自家窝穴的方向，像是在发送讯号。在一旁瞭望半天的黑蚂蚁瞧见了，快步跑过去，一拳将它打翻在地——也许是踢了一脚，动作太快我没看清楚。被打倒的蚂蚁爬起来，和黑蚂蚁对视几秒钟，落荒而逃。

黑蚂蚁凯旋，把夕阳披在身上，头顶金色的光环。我终于知道了它的身份，它似乎也在望着我。对望中，天黑了。一个急疾回家的孩子跑过来，一脚踩在它身上。它那么小，路过的孩子没有看见它，即便看见了，会给它让路吗？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下完了，英雄人物往往是以悲剧收场的。可我却忘记了，它那么小，完全可以躲到鞋子凹下去的地方，躲过这一场随时随地都可能带来的灾难。风吹过，它从砖缝里抖抖瑟瑟地站起来，小脑袋左摇一下，右晃一下，朝蚁穴爬去。进穴前，它没忘了在周围环视一圈。

要下雨了。只见战败的那只蚂蚁气冲冲地钻出来，后面跟着一群弟兄。一个雨滴落在它们中间。有好戏看了，我退让了几步。

没我啥事。我只是这个春天里的看客。

仍怜故乡水

□何君华

积习难改。

作为湖北人，这个习惯我的确保持了多年，无论在汉口站还是武昌站下车，第一件事便是找最近的小摊吃一碗热干面。这种一刻也不能等的迫不及待，大概只能用“食色性也”来解释吧。

然而，武汉热干面真有这么好吃吗？

有。

有一次，在异乡的深夜，我在微博上偶然看到一张热干面的图片，立马口舌生津，一开始只是流口水，后来便流起了泪水。

快来看看这个人，馋得流出了口水，哦不，是馋得流出了泪水。

武汉热干面虽然好吃，但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却并不容易找到。与每个城市都遍布大街小巷的兰州拉面、桂林米粉、山西刀削面和云南过桥米线不同，武汉热干面简直可以说是一店难求。我定居的小城通辽曾有过一两家热干面店，那味道全然不对，店老板似乎想在口味上进行本土化改造，然而并不成功，开了不长时间便关张了。

也许，武汉热干面好吃，只是对武汉人，或者说曾经在武汉生活过的人而言的。我爱人从东北小城去武汉念了几年大学，也爱上了热干面。许多个夜晚，我们总要吃上一碗解解馋。

热干面烹调方法简单，只需将碱面放进沸水里一烫（烫是一种烹调方法，将食物放进沸水或沸汤里煮熟，类似于“汆”），捞起来沥干入碗，然后加上芝麻酱（其他调料各有各的癖好，唯有芝麻酱是万不可少的）及其他诸如酸豆角、萝卜丁之类的调料拌匀即可。

虽说热干面食材简单、烹调方法也简单，但似乎只有在武汉吃“才是那个味儿”。2016年春节期间，我和爱人在湖北省博物馆前的黄鹂路上吃过一碗热干面。那真是一碗神奇的热干面，它的味道穿越四年的悠悠岁月，至今仍停留在我的味蕾里。不知那家店还开着吗，等武汉重新成为她自己时，一定还要去吃一碗。

这大概是纯粹的心理作用了，月是故乡明，连面也是故乡的好吃。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用阿城的话说，是“蛋白酶在作怪”以外，大概就是源于故乡的水。李白在《渡荆门送别》里写道：“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故乡的水不仅能送行舟，当然也能煮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大概也养一方的面。人各有异，面也各有异。

疫情肆虐期间，家楼下的小超市里，各类方便面都被一扫而光，唯独一包20袋装的武汉热干面无人问津。我把它带回家，决定晚上就吃它了，而且决计要吃两碗。

2020年我是“三十二岁满，吃三十三岁饭”（这是我老家介绍年龄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我希望在我三十三岁的饭里，仍有故乡水，烫出新面香。

云绕山峦　张成林　摄

韭香小院

□卜庆萍

家中有院，二十余平方米。人说，植竹养兰，意幽境阔，可谓品位高雅，人之真趣。我说，白石善画，鲁班从木，所好不同，志趣相通。遂植韭于小院中。

韭，多年生草本植物，一次种植连续采收，割了又长，长了再割，勿用翻耕换茬，只需置备一把镰刀。有远朋来我家，指点院中嫩韭，轻言韭为草根之蔬，笑我乃懒散平俗之人。

杜甫诗云：“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苏东坡诗云：“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从诗人的佳句中，我却感到韭的光鲜和唯美。汉代民谣：“发如韭，割复生……民不可轻。”韭，还用来比喻古代平民的反抗精神。有书云：“侠客之宝剑，小如韭叶状。”韭，亦充溢着侠肝义胆之气息。古人早就认识到韭的蔬菜价值，广为种植。西汉时规定，“每户要种一畦韭。”五代十国时规定，10岁以上男女要种一畦韭，畦不可太小太短，需“阔一步，长十步”。从历史长廊里，我悟得韭的妙处来。

阳光惠临，细风和畅。嫩韭齐刷刷地拱出地面，成排成行，丛丛鲜翠。我家小院清丽明快，充满生机。

小院变成了韭园，韭香弥溢，清新自然。俯身观韭，感受着丰收的喜悦，想象着韭的妙用。

韭，属百合科植物。山韭、丰本、扁菜、长生韭，皆为韭。还有一个很趣雅的名字——草钟乳。《图经本草》记载：“菜中此物（韭）最温而益人，宜常食之。”

《本草述钩元》谓韭“生则辛而散血，熟则甘补中。”“韭之美在黄”，韭黄，鹅黄鲜美，自古受到人们赞誉。陆游诗曰：“新津韭芽天下先，色如鹅黄三尺余。”韭，还有“春菜第一美食”的盛誉。春韭鲜嫩味美，营养丰富。胡萝卜素含量之高，连胡萝卜也稍显逊色。维生素及矿物质含量亦可观，具有温中、行气、散瘀、解毒之功效。韭菜吃法也多，可炒虾皮、炒鸡蛋、炒肉丝、炒豆腐，还可旺油爆炒，断生即盛，浓香扑鼻。将韭菜调成馅，做成水饺、包子，可谓人们喜食的佳味了。

韭菜喜获丰收，常年不断的“果实”让我眉开眼笑。邻居孙大妈爱韭尤甚，常念韭夸韭。这下可好，“我们”的韭园常鲜常翠，常吃常有，随手可摘，可乐坏了孙大妈。

孙大妈买来两棵柿树苗，栽在了自家的庭院里，不两年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柿子乃我所好，新鲜的果子遂送至我家中。栽韭“一棵苗”，不想却收获两种果实，真是美事。

北国风光